

# 东方的优良美物

张炜



托尔斯泰接近老年的时候常常看孔孟和老庄的书。他的故居里至今还摆放着当年读过的这些译文,有画上的笔痕和折叠的书页。托翁跟人说:我如果能更早地读到东方的、中国哲人的思想,该是多么幸福啊!那样我思考的问题、我的整个人生都会大为不同。

作为一个异域人,托尔斯泰看待中国的文明和文化,看待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当时有多么惊讶。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敬畏和好奇,甚至还有一点迷惑不解。

歌德看中国的一本小说《好逑传》,上面写一男一女行走在旅途中,夜里住在一个店里,睡在一张床上,却能相谈甚好而

不经意间,我哼出一段旋律。是外国音乐,我忘了它的名字,姑且以《月光》名之。这旋律优美,质朴,像葵花秸秆拧起的梯子,一级一级,盘旋,向上。半音的出现让人意外,它像银子般放光。

它是葵花梯子上的金属挂件吗?弹拨乐段如同星星闪现,环绕在葵花梯子四周。就这样,盘旋,向上,就像那部捷克短电影里的故事,去月亮上,去扫流星。俯瞰地球,月光遍地,月华如水,去月亮上,都可以看到。

《花儿》多少有些异域风情,也有半音出现。半音是多么美妙。如此欣喜跃动的旋律,它应该出自民间。学院派改编的《花儿》,变奏出快三节拍,把它升华为集体的欢乐,这多少抵消了个体的欣喜,让我感到一点遗憾。

音乐,它是人对大自然的回报,还是大自然给人的恩赐:在闲暇中哼起某段旋律,是对音乐的依恋,还是音乐对人的召唤:这种无解的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也很有味道。人对音乐依恋到什么程度,他在沐浴的时候也要放声。

老柴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广袤的土地和汹涌的河流让他感动,一段民歌触动他的心灵,《如歌的行板》诞生了,自俄罗斯流向世界。听到这感人的音乐,我就想起另一个俄罗斯老头,老托尔斯泰,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击中老柴心灵的那段旋律,应该叫作素材音乐,在交响乐中反复出现,这就是民间音乐的生命力。生命力是面卷子,没有它,馒头蒸不成,发糕也蒸不成。

在乡间的黄昏,在知青宿舍的房山头,我曾经拉起二胡。已是黄昏的尾巴,太阳将要沉没。南边是院墙,院墙外有几点烟火,那是几个农夫,站着吸烟,听我的二胡。北边也是院墙,外头是一排杨树,杨树的北边,是大片的苞米地。

知青院子渐渐笼罩在黑暗里,二胡以外,我听到轻风,风之外,杨树还有苞米,它们哗啦啦拍掌。几点烟火在南墙外走动徘徊,那几个农夫,他们是来为恋恋音乐难为情吗?那时他们家里,都挂着有线喇叭,革命歌曲天天可以听到。而我的二胡只是摆脱了歌词,革命意义消蚀殆尽,蛇皮音筒里流淌的,只是组合的音符,也叫旋律。

《月亮之上》可以听听,我更喜欢《在那东山顶上》。古典音乐有益思辨,最宜复夜来听。因为恋恋音乐,我看过很多选秀节目,真叫一路期待,一路纠结,我听到的多是人跟命运摔跤,直到少年马子跃出现。命运总是眷顾这样的人,内向,羞怯,纯净,在众人面前手足无措。命运总是要给这样的人一个亮点。少年马子跃一张嘴,就让我浑身发抖,全场寂静,继而是掌声和惊愕。听过外国童声无伴奏合唱《圣母颂》,像群鸽飞翔,而马子跃是孤独的云雀,振翅一飞,扎向蓝天。

说到底,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音乐,是人给自己准备的另一张眠床,用来安顿灵魂。

前几天去录了两场央视的《我要上春晚》,当评委。去年前年我也曾应此栏目之邀去当过评委,那时候是董卿主持。她睿智机警、风趣幽默又贤淑端庄的主持风格与《我要上春晚》的精彩内容相得益彰,因此使其栏目成为央视的品牌,有很高的收视率。而如今却是董卿出走了,去美国上学了,想象不出有谁替代她来主持,于是怀着一种落寞的心情走进了录像棚。

是什么时候相识相知董卿的忘记了,但相熟她却记得至少应该也有十来年了。记忆里她一直叫我“郁戈隔”,而我叫她“董卿美眉”(都是台湾叫哥哥妹妹的口音),一半是调侃一半是亲切。平常见面我俩也总会用上海话互致问候。刚认识她时,我还在歌坛“一线”,上节目多,碰巧大凡央视的大型节目又总少不了董卿的主持,因此隔三差五的我们都能相见。那时候的她,让我感受到的更多是美丽和年轻,见到她一股清风和阳光便扑面而来。后来我对歌唱“顿悟”了,渐行渐远了舞台,更多地愿意做幕后的工作,便常常邀请董卿来主持我所操办的大型晚会。近十年来,

## 火车上读书

艾英

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时间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以我所在的城市常州为中心,向东,到无锡、苏州、上海;向西,到镇江、南京、合肥;向北,到枣庄、北京……最近这次,五一节去南京,我带的是法国出版人安妮·弗朗索瓦的《读书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一书,是作者50年读书时光的回忆录,阅读成为作者,甚至是巴黎人的生活方式,也只有巴黎会产生这样一本书。

火车上,如果没有旅伴的话,时光就是漫长的枯燥的,人也显得有些忧郁和沉默。而进入读书状态,时间则多彩而有趣,快速而充盈。这里的读书,不是读火车上的时尚和旅行杂志,而是读那些平时精挑细选买来,但没有时间或心情阅读的人文社科书。

陌生的车站,一闪而过的地名,成为生命中必经的场景;来来往往,上下走动的人群,喧哗、嘈杂的声音,成为独特的背景;书,让我心平气和,如入无人之境,只听见书中的声音和自己内心的回响。

火车上读书,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随着飞驰的火车呼啸而过,并穿过幽深黑暗的山间隧道,进入阳光下,达到心灵平静;火车上读书,是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时光,忘记你人存在,甚至忘记自我存在,只在书中呼吸,沉醉;在书中思索,遐想;火车上读书,不再是东一本,西一本随意地读,而是更集中,更深入;不再断断续续地读,而是反复琢磨,探其内涵,间或记下点感悟;火车上读书,沉浸于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抚摸有质感的书,闻着纸墨书香的气息,不被打扰,没有喧嚣、浮躁。而不被电脑和手机控制的世界,慢节奏,安静,充实,真想这样一直走在路上,火车上。

就在火车上,在路上,我读完冯骥才《乡土精神》、易中天的《中国智慧》、周云蓬的《绿皮车》、罗伯特·达恩顿《阅读的未来》等散发生命和精神光辉的书,记忆深刻,感悟深切。数字化生存环境下,书作为信息传播、思想传播的重要手段,仍会存在,因为总是有无数喜欢读书的人,还有像我一样,喜欢在火车上,旅程中读书的人。

其实,即使有旅伴,比如我和好友霞去安徽桐城,我们也是各捧一本书读,而非聊天。因为在火车上聊天,说小声听不见,说大声会影响别人,总聊家常里短也挺无聊,莫如与书作无声的交流,细致而深入。

《读书年代》这本书中记录各种各样的读书方式,而我觉得,可以加上一句——在火车上读书。这是最接近生命美好本质的一段时光。火车上读书,书也有了温度,厚度和力度。

在火车上读书,在心路上求索。

我清楚地记得之后几个月,我们对大量图照进行甄别和初选,几乎每张图照都要经过团队的集体讨论和判定,只有要素齐全、特征鲜明的照片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世博会开幕式、中国馆等内容的照片剪报性强、精

## 世博图照“选秀”

王延水

品多,遴选更是难上加难,有时还要“挥泪斩马谕”。20万张照片的“选秀”历时两年,不断去粗取精,现在已精选出与世博志各篇目章节对应的6000张入志图照。

世博志不同于普通的志书,我们一直思考和探索如何通过图照再现“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特别是体现出上海世博会的全球参与。

市政府新闻办提出上海世博会志图照全球征集的想法和计划,得到了编委会的认同和支持。我们通过上海日报及其网站发布征

每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和但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晚会,如《百花赋》《我和我的祖国》《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等等,总少不了请她来为我们增色添彩。

## 董卿上学去了

郁钧剑

董卿做主持很有天分,她的嗓音音色偏中音,因此有天然的磁性。(后来有几次听见她在电视里捏着嗓子用女高音的音色在唱歌,不能不说这是一道败笔)还有她的语速适中,肢体语言不夸张轻浮,加上她有对待不同人物、事件、场合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不愧为是当今最好的“国家级”的女主持之一。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是与她的勤奋刻苦分不开的。记得因为有“神舟”飞船上天,2008年的《百花迎春》便安排她现场采访了航天科学家栾恩杰和孙家栋,由于科学家的讲述过于专业和仔细,采访显得有些拖沓冗长,而联欢晚会最忌讳的就是采访的拖

沓冗长。所以下场后我就“批评”了董卿几句,没想到她竟十分委屈满脸眼泪地回答我:“我想多问他们一些内容,这样对你的后期剪辑会有好处的……为了今天的采访,我昨晚上网查资料、设计问题一直到今天凌晨两三点呢……”我顿时哑然、愧疚。后来我逐渐知道,董卿无论做什么节目,都要提前自己“做功课”,即把采访对象的背景材料都事先认真地捋一遍。于是,每次再见到她,又总觉得从她身上散发着做人做事应有的好品行之正能量。

今年的《百花迎春》,央视没有批准他们属下的任何一个主持人来参与主持。但经过多次高层的协调,才同意主持人可以作为嘉宾来台下坐坐。当剧组十分遗憾地把此消息告诉董卿后,她一再来电话问我,这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

后来我们安排她代表电视界与电影界的章子怡、张国立;戏剧界的于魁智李胜素;舞蹈界的刘敏;音乐界的殷秀梅、阎

维文;导演胡玫、高希希等文艺界的中青代精英发表新年贺词,那天她一袭白衣神情凝重地说了一段电视人的艰辛和要与大众接地气肺腑之言,又能让人感到她的一种成熟与旷达。

董卿临走前给我来过一条短信,说她临行前很忙,“在办手续,整理行李,为爸妈处理点家事”,还说“这些年与你的合作非常愉快,祝郁哥健康快乐,好酒好书好友相伴一生”。她没有忘记,我的家因我言人生只要有“读书交好友喝好酒”这三乐足矣,而名为“三乐居”。我速复了她的短信,我说“以后尽管去台里录像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但每次去我都会想起你的,一个集德才貌于一身的乖乖女……”

啊哈,那天我重又坐在《我要上春晚》的评委席上时,才知道现在此栏目不设主持人了,就靠我们几个评委自说自话的衔接。但我却一直觉得董卿还在台上,仍然像从前一样,一个一个的问题在问:“郁哥,说说你的看法”。

窗口一开,窗外迎接我的,居然是多棵开花的大树。绿色的修长小叶并排相对,红色的毛毛球花在竞相绽放。这叫雨树。

来看公寓的时候,打算买八楼,最后选择三楼的单位,因为,窗外有花树。

每天早上晨运健走,在三月花季时起得更早些。这时节开黄花的有我们叫它铜荚花的copper pod,就在楼下的花园,一棵接一棵不停在努力焕发自己的样貌,让黄色鲜花绽放。

有人因它的花朵柱头形状像盾,故称它盾柱木。这花的英文名又叫yellow flame,照字面翻译是“黄色火焰”,也有人称“黄焰木”。黄色火焰不开花的时候,挺拔的树形和羽状小叶与“火凤凰树”颇为相似,所以有人又叫它“黄凤凰”。

它是马来半岛的原产树。爪哇人相信它的树皮可入药,吃了治腹泻。它的树皮含有的黄棕色色素,土著在制作蜡染印花布时,喜欢用它来作为染料,天然原始不伤害人的皮肤。

“黄色火焰”一年有两次花季,但是花的寿命只一两天,幸好花期长达几个星期,因此不断掉落时,新的花蕊一直接替在绽放,感觉上花一直在开,像永远不会凋谢一样。

带着香味的花儿一旦凋谢,树上开始悬挂一条条棕紫色的扁平豆荚果,这便是英国人的俗语copper pod(铜荚)的来源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鹅黄色的火焰花看起来柔弱无依,不耐风吹,更不禁雨打,可是,花凋萎了,果实虽然扁平,却那样地结实硬朗。

花开时分,树上充满无声的喧闹和璀璨,花落时节,赏花的人尽管无法处之泰然也不惊悚,却有淡淡的凄恻和惆怅,早已知道这些鲜花得要凋落,来年花季才有新芽萌发苗长。

生命的周转,莫不如是。岁月的流逝带走我们的青春,交换给我们宽广的心胸。



修竹图 (中国画) 张伯明

## 窗外的花

(马来西亚) 朵拉

有人因它的花朵柱头形状像盾,故称它盾柱木。这花的英文名又叫yellow flame,照字面翻译是“黄色火焰”,也有人称“黄焰木”。黄色火焰不开花的时候,挺拔的树形和羽状小叶与“火凤凰树”颇为相似,所以有人又叫它“黄凤凰”。

它是马来半岛的原产树。爪哇人相信它的树皮可入药,吃了治腹泻。它的树皮含有的黄棕色色素,土著在制作蜡染印花布时,喜欢用它来作为染料,天然原始不伤害人的皮肤。

“黄色火焰”一年有两次花季,但是花的寿命只一两天,幸好花期长达几个星期,因此不断掉落时,新的花蕊一直接替在绽放,感觉上花一直在开,像永远不会凋谢一样。

带着香味的花儿一旦凋谢,树上开始悬挂一条条棕紫色的扁平豆荚果,这便是英国人的俗语copper pod(铜荚)的来源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鹅黄色的火焰花看起来柔弱无依,不耐风吹,更不禁雨打,可是,花凋萎了,果实虽然扁平,却那样地结实硬朗。

花开时分,树上充满无声的喧闹和璀璨,花落时节,赏花的人尽管无法处之泰然也不惊悚,却有淡淡的凄恻和惆怅,早已知道这些鲜花得要凋落,来年花季才有新芽萌发苗长。

生命的周转,莫不如是。岁月的流逝带走我们的青春,交换给我们宽广的心胸。

岁月的流逝带走我们的青春,交换给我们宽广的心胸。



夜光杯

## 十日谈

修志的故事

明起刊登一组《南通漫步》。



夜光杯